

莫菲勒

著

PURSUIT
OF TRUE LOVE

米露露求爱记

下

莫菲勒

著

PURSUIT
OF TRUE LOVE

米露露求爱记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露露求爱记/莫菲勒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321-5843-0

I. ①米…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9604号

书 名: 米露露求爱记

作 者: 莫菲勒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27.5

插 页: 4

字 数: 636,000

印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5843-0/I · 4667

定 价: 6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605406

华丽的转身

“米露露,给你个好差事,你干不干?”同事一脸的神秘表情,生怕这个好差事被别人听到了。

“什么好差事啊?”

“你想不想去瞻仰一下埃里森·怀特?”

“哪个埃里森·怀特?”

“亏你还是个名牌医学院毕业生,他你不知道吗?心脏学专家,世界上心脏治疗方案的指导者,那心内心外的书上不是好多都是他提出的理论吗?”

我看着同事异常兴奋的表情,觉得自己都被她感染了:“可我是妇科!”

“你这年轻人,怎么一点向学的热情都没有啊?泰斗级的人物活着的还有几个啊?掰着手指头数也数得出来吧。埃里森·怀特得过诺贝尔奖之后,他的三个学生,有一个获过奖,两个被提名过。这种重量级的人物,你就没有一点向往的心情去见一见?”

“啊?”我仔细琢磨着同事的话,“听你这么说,我好像是应该去拜见一下,那你告诉告诉我怎么才能见到这位泰斗啊?”

我话音刚落，同事从抽屉里拿出张请柬来：“来，拿着，去实现愿望吧。”

我拿着请柬仔细地看了看：“这不是医药公司办的学术会吗？”

“对啊，是啊，大公司！多重视中国市场啊，把这位泰斗都请来当讲者了，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去，怀特教授来中国一趟不容易，他可都七十多了。见一次少一次，还不知道有没有下次见到他的机会了。”

“香格里拉啊？这可有点远，路上就得一个多小时。”

“谁说不是啊，”同事突然提高了音调，“也算我今天倒霉，公司刚送完请柬，我就有事找主任签字去了，主任顺手就把请柬塞给我，让我去参加一下，你说咱都是妇科大夫去参加人家心脏学术会干吗啊？可是主任说大公司得给面子。我一琢磨，我可去不了，我下了班还得接孩子呢，这学术会也不知道要讲到几点呢。后来我一想你去最合适了，你也没牵没挂的。”

嘿，前面跟我这说得天花乱坠，把我说了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让我对这位医学界的泰斗充满了向往跟崇拜，结果绕一圈还是得排她们家孩子后面。

“米露露，你去了也不白去，晚上有自助餐。五星饭店的自助餐，你想想，肯定挺不错的。”她这句话说出来，倒是给了我点安慰和鼓励。

好吧，我确实也是没牵没挂的一个人，那我就去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这位泰斗的驾临，整个会场布置得像过节一样，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表情都异常兴奋。当然了，也不乏我这种来混自助餐的人，但是我们这种跟心脏学不太沾边、不受公司重视的客户，通常都在会场里低调地溜着边。

在这里，我看见了杨志成。他和他们科主任、副主任以及两个主

任医师，一行五人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看看，人家才是真膜拜来的。杨志成跟我简单寒暄之后，跟他们主任一起抢会场的前排座位去了，我则依然在门口徘徊，我想等大家都进去了，我找个门边的座位就行。

“米露露，你怎么来了？”一股呛人的火药味直冲进我的耳朵里。

用尖细嗓子发出奇怪声音的这个女人是我的大学同学，她叫周瑾，我们同系不同班。大学五年里，她一直视我为她的头号敌人，确切地说是个情敌，她对祁函的迷恋有时候达到我不能理解的程度。当然了，这个程度远远没有祁函为什么喜欢我更让人难以理解。

所以我理解周瑾这样的女人，如果当初祁函没有选择我，而是选择了另一个和我同样平凡的女孩，估计我也会骂那女的好几年吧！

我见到周瑾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就好像做了一件多么对不起她们的事情一样，要不然她们肯定在我背后说怪话。

最近一次见她是两年多以前的同学聚会，即使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学校两年，而且祁函最终也没落入我的“魔掌”，可是她和她的那几个女伴似乎还对此事耿耿于怀，见到我还时常拿话挤对我两句。

我只记得那时候一见到她们，她们就围上来安慰我，告诉我：别想太多了，千万不要想不开，我被甩是正常的，她们还被男人甩过呢，何况是我！更何况是祁函甩我呢！学生恋情哪可靠啊？对，在她们心里我跟祁函是不会有结果的！结果呢？让她们说中了。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用不用非得这么挤对我啊？我就不能招一个男人喜欢吗？算了，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好歹老娘还得到过呢。

“我也是医生啊！我当然是来参加学术会议的啊！”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周瑾。

“我怎么记得你是妇科啊？这跟你沾边吗？”

“那是公司给的请柬，也不是我路边捡的，一个学术会议你那么认真干吗？”周瑾不屑地轻笑了一声就走进了会场。

我选了个门口的位置坐了下来，期盼着能快点瞻仰那位德高望重的泰斗。

埃德森·怀特的出场几乎是我见过的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而言最隆重的形式了，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主办方还特意打了追光，似乎有三个人同时搀扶着他。

怀特教授站在台上说了三句话：感谢主办方的盛情邀请；谢谢中国同仁们的支持；希望在将来的日子和大家多多合作。然后怀特教授就下台休息去了。

心里好失落啊，坐这么远，我连他是男是女还没分清楚，他就这么下去了啊？不过听声音他好像是个男的。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公司相关药物的临床效果分析报告会。我坐在门口都有些困意了，于是我站了起来去上洗手间，也好让自己清醒一下。

在洗手间我磨蹭了很久，不时地看看手表，刚下午四点多，这离开饭还早呢啊！走出了洗手间，我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往回走着，脚步忍不住越走越慢。

“露露！”一个声音轻唤着我的名字，我的头有点疼。这个声音叫过我之后，我的脚步走得更慢了，我开始怀疑是自己在幻听，用手轻捶了下自己的头，继续向会场走着。

“露露！”更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我停住了脚步。那声音一直在耳边萦绕，这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又觉得那么的陌生，像是心里一种久违了的期盼，让我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呼吸困难。我不想确定这个声音出自于哪个人，我害怕去确定。

我站在那里不敢转身,我要用什么心情去面对身后的这个人呢?不要是他,不要是他,千万不要是他,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祈祷着。

“笨露露?”这声音里的语气充满了疑问,似乎想确定我的身份,可是这个称呼让我想哭。这个称呼被一个人差不多叫了五年,起初我为那个“笨”字跟他挣扎过一阵儿,后来发现他总是能干比我聪明的事情,我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称呼只属于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第三个人叫过。

我要转身的,我不可能就这么逃掉。而且我为什么要逃?怕面对自己的虚伪吗?怕面对一直告诉自己的那些话,心里早就把他忘了,或者早就不在乎他了。

可是如果我转过身我的一切虚伪可能就此被撕破,我不确定自己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很怕自己转过身去,会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他,告诉他自己在这快五年的时间里有多想他,就好像在大学的时候即使只是一个周末没见,我也会大笑着冲上去抱住他,告诉他这两天自己有多想他一样。那个时候的他也会开心地抱着我,告诉我他更想我,此刻的他还会吗?在他走后这快五年的时间里,他想过我吗?

在我无数次的与他在梦里相见的那些夜晚,他是不是像我一样期盼着能跟我在梦里相见?我现在还很想朝他大喊,去质问他为什么两年多以前,就一下变得杳无音信不再联系,连一封小小的电子邮件都懒得发吗?可是我害怕,害怕他告诉我他交女朋友了,或者是像“结婚了”这种简单而又无可辩驳的理由。这会让我变成一个可怜的怨妇,我不是怨妇,从来就不是。

我要转身而且要华丽的转身。

一只手轻拍了我的肩膀:“露露,是你吧?”那个人就站在我身后

不到一尺。

我深吸了一口气，下了决心，猛地转过身来。

那个几乎是我在十年前就爱上的男人，而且在内心里记挂了快十年的男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祁函带着他迷人的微笑看着我，让你看到他的时候总是能眼前一亮。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英俊，脸上却带着成熟男人的气息，笑容里充满了自信。祁函看见我的那一刻，他的嘴唇轻微地抖动了一下。

哎！你说说，他怎么还是那么帅啊？他就不能掉点头发儿变个秃头？长个啤酒肚什么的？这让我得有多大压力啊，话说我真比毕业的时候胖多了。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要早知道他在这儿，我也提前敷个面膜，修修眉毛，化个妆再来啊。真是措手不及啊！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对！如果前面的那些问题都不能问，那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吧？

我皱着眉头盯着他：“你怎么跑地球这边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地球那边吗？”

我的这个问题让祁函愣了几秒，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大了，感觉像马上要笑出声一样。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还跟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啊！”

你开心就好!

“我前天刚回来的,现在还在倒时差,稍微有点不适应。”祁函的声音总是不紧不慢,不高不低的,他的脸上也总是带着他那温暖的笑容,让你有再大的脾气看到那笑容也都被融化了。

“你……你来参加心脏学会议的吗?”我看着祁函,拿手指了指会场的方向。

“对。”

“可是里头都坐满了,连站的地儿都没了,如果你要是实在特别向往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座位让给你,一进门靠门口那个就是,不是太好!不过怀特教授都讲完话了,你进去也看不到他了。”

我确实可以把我座位让给祁函,这样我可以去四处逛逛,然后直接去餐厅吃饭。不然要怎么样呢?两个人一起走进会场?一起在角落里尴尬地站着吗?

祁函的笑容突然有些为难,他可能不想直接拒绝我为他做的这种安排。他看着我,犹豫了几秒钟。

“我……我是讲者!怀特教授是我的导师,我在读他的博士生。”

呃,我觉得自己被摧残了!我很想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感叹词,可

是我出不了声，我被卡住了！

“二”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有时候拿来形容我让我自己都觉得很贴切。我不想丢脸，可是我似乎总是在丢脸，如果不是因为脸皮太厚，我想我现在早就没脸了。

祁函曾经是一个我最不怕在他面前丢脸的男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好怕啊！好怕在他面前说错任何一句话，好怕让他觉得此刻的我是多么的渺小。

我还跟以前一样吗？他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当初只是带着光环走的，如今却长着翅膀回来了，感觉就要升仙了啊！

“你……讲者……”我不想把他和这个词联系起来，他是以讲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那我是什么身份？混饭的？可是事实是，我就是个混饭的。

我这个科室里的小催，动不动被各前辈们教育着需要提高觉悟的“年轻人”，此刻就要和心脏界的各前辈们，一起听我的前男友讲课了。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是自卑吗？是吧！

我从不自卑，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我总是认为再渺小的人和事都有它存在和发生的意义，我总是按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向去做。我不在意别人的指责，说我怎么怎么不行，就算那些女生怎么在背后奚落我，我从来都不会往心里去。因为事情发生了，就有它的原因，如同当初祁函喜欢我，那我就有值得他喜欢的地方，就像他也有值得我喜欢的地方一样！可是此刻我为什么自卑？为他荣耀的回归？是因为我的内心终于感受到了距离？

祁函低头看了眼手表：“差不多该到我了，我们进去吧？”

我跟祁函一起走进了会场，我依然靠着门坐下来，守着门。

“下面我们欢迎,怀特教授的学生,祁函博士为我们介绍怀特教授的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报告。”主持人慷慨激昂地介绍着祁函,台下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则坐在门口陷入自己的遐想里去了。我脑子又闪现出祁函在新生大会上发言的样子,那时候觉得他光彩夺目,而此刻的他都让我感到有点炫目了。

不过我猜测现在最激动的应该是周瑾,因为我老远就看见她在座位上朝祁函挥了手。

祁函,你真长能耐了!说的话我基本都听不懂了,咱能说中国话吗?得瑟什么呢!

祁函终于讲完了,台下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环视着这些心脏界的同仁们,你们真都听懂了吗?是因为他讲得精彩,还是因为他终于讲完了才鼓掌啊?

“我们在二楼餐厅为大家准备了自助餐,大家可以前往享用,谢谢大家。”主持人以此作了结束语,我则站起来第一个冲出了门外。人们熙熙攘攘的也都纷纷走出了会场。

“露露!”祁函一直努力地想要穿过这些熙攘的人群追上我,可是怎奈我吃饭心急,他一直没能赶上,只好在后面开口喊了我。

他一喊出口,这些心脏界的同仁们,都回头看他,然后就去寻找他究竟在喊谁。

“祁函!”隔着几排的周瑾也在喊着他,于是会场的人又纷纷转头看向了周瑾。

我站定了脚步等着他,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加速跑掉,让祁函一直在后面追我还大喊着我的名字。

祁函追了上来:“你有空吗?我们去喝点东西聊一会儿吧?”

“啊?可是开饭了啊!”我抬起头看着他。我一抬起头就发现从

我身边路过的人都会侧头看我一眼。

“祁函。”周瑾也追了过来，站在了旁边。

“哎，祁函，你可真不够意思啊，上个月咱们还发 EMAIL 呢，你怎么都没告诉我说你要回来啊？你刚才讲得可真不错。”

周瑾的这句话，真是一把钢锥啊，直插进我的肉里。我的眉头轻皱了一下，抬头看了眼祁函，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因为周瑾的这句话表现出任何情绪的变化。

“哦，小事情，所以就没说。”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周瑾笑呵呵地问他。

“一个月吧？也许两个月。有很多地方邀请讲座了，不知道，还没完全确定，要看教授的意思。”

一个月？！他只回来一个月？还要去各处讲座？那你还找我废什么话啊？你就别耽误我吃饭了！！

祁函回答完周瑾的问题就不再说话了。他转身用眼睛看着我，想要说话，可是好像又不想让周瑾听见。于是我们仨像三尊雕像站在会场的门口，供出来的同仁们瞻仰。

还有没有熟人了？再来一个凑一桌能打两圈麻将了。站在这儿是干什么呢？

“周瑾，我有点事想跟露露说，你能不能……”

周瑾被祁函的这个要求弄得十分尴尬，不过要说她也是狠角色，反应够快的：“嗨，我找你是想跟你说，既然你好不容易回来一个月，咱们弄个同学聚会吧，没准外地的还都愿意来呢，你好歹也是给咱们同学脸上增光了啊。咱们好多同学都在医药公司工作，估计他们也都挺想见你的，找他们拉点赞助，搞个聚会应该没问题的。行不行？你要是同意我就去牵头弄了。”周瑾一直盯着祁函，似乎他不同意她

是不会离开的。

祁函点了点头：“好！”

“那我不耽误你了，我先去吃饭了。”说完周瑾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周瑾离开了，祁函像是松了一口气：“我们能聊一会儿吗？”

“我饿了！”我很快的冷冷回答了他，因为刚才听到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很不爽。

“那我请你吃饭。”

“有白吃的干吗要你请？”

“你？”祁函带着探寻的目光看着我，我想他可能发现我的语气不好。

“那我等你！”依然是他不骄不躁的声音，这声音和这语气可真致命啊，让我对刚刚使出的态度都有些内疚了。

“那儿有个咖啡厅，我就在那儿等你。行吗？”

祁函执著的态度，让我不能拒绝他，我只能点头答应了。

这自助餐我没有吃好，因为我来晚了，好东西都被别人捡走了；还因为我心里总是惦记着祁函在那个咖啡厅里等着我，让我越来越吃不下去。

“你认识那个祁博士啊？”同桌的一位前辈好奇地跟我打听看。

“啊。是，我们是同学。”

“哦！还挺年轻有为的，看着也就二十多吧？”

“嗯。28。”

我不能再吃了，就算不去见祁函，这身边的人也都在打听他的事情，与其在这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不如去听听祁函想说什么。

我到了那个咖啡厅，祁函正在他的笔记本电脑上打着字。我一

走进来，他就看见了我，脸上带着欣喜的表情。

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祁函为我点了东西，我们都低着头不说话。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他的食指一直在咖啡盘子的边上轻轻地滑动着。他上学的时候一紧张就喜欢搓笔，现在他在搓那个盘子。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你放心，我也不会给你造成困扰的，我就说几句话。”

祁函的开场白好奇怪啊，说几句话就能困扰我了？

“这几年你过得好吗？”

嚯，这个题目你可开大了。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啊？你是想听我说好，还是想听我说不好啊？

“干吗这几年啊？我每天过得都挺好的啊。这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地活着呢吗？”

祁函点了点头：“嗯，开心就好。我希望你开心！”祁函终于不再搓那个盘子了。

“其实我是想为三年前突然不联系你跟你道歉，有时候我挺不成熟的，可能还挺小心眼。你不会因为我没参加你的婚礼生气吧？他们告诉我，你有新男朋友了，那时候我一生气，就再也不想理你了。可是现在看见你这么开心，就觉得自己太狭隘了，你过得好不是比什么都好吗？”

真想看看他!

我曾经有一个婚礼? 和谁? 在哪儿? 办了多少桌? 到底有没有把我随那些份子赚回来? 祁函的一句话,让我脑子里冒出了无数的怪想法。

是,我是想有一个婚礼,办得很大很隆重,然后把我随过份子的那些人都叫过来,让他们随双倍! 可是有人告诉我,如果“假结婚真敛财”的话,可能会被诉诸法律,我也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有男朋友了? 有过吗? 就算有过吧,可是他有小孩了,都四岁了,后来他又跟他小孩的妈好了。但就好了那么两个月他也知道了? 而且这也不是三年前的事情啊。

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分析着祁函究竟为什么要跟我道歉,会是谁跟他说我有男朋友了呢?

啊! 我想到了。那次同学聚会,由于我一走进去就碰到那些几年不见的“好心”的女人们,与她们聊着聊着总是七拐八拐地绕到祁函身上,然后就是她们特别“真诚”的安慰,要我从黑暗中振作,在黑暗中重生! 要相信这世界上还会有别的男人选择我的。当然了,这个男人肯定不会比祁函强,但是让我坚信肯定是有这么个男人,不要

放弃生活，不要放弃希望。

听了她们这些劝慰的话，让我觉得我还不如回家直接“削发为尼”算了。

当时我被她们说得心浮气躁，突然死要强的一拍胸脯告诉她们，让她们别瞎操心了，老娘有男人了，很快就会结婚的，而且要办个超级大的婚礼，回头把她们都叫去，一个都别想跑！于是她们终于住嘴了，是，她们是都住嘴了，她们全都跑出去奔走相告了。

我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八卦永远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向外传播的！谨记！祸从口出！这喜讯瞬间就传到大洋彼岸了，真是个信息化的时代。

祁函走的时候，我们没有互相承诺过什么。我甚至没去机场跟他告别，没说过什么祝福的话。因为我始终认为他不会回来了，我营造的气氛如同在告诉他，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我们都好自为之吧。可是我有没有做到如表面这样的坦荡和放得开，我想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拿到绿卡了。”祁函缓缓地陈述着。

“啊？这么快？你不是还在读书吗？”

“是，可能是因为教授还有我舅舅的关系吧，他们的威望在那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很快就批准了。”

“你终于成了美帝国主义了？”

祁函忍不住笑了起来：“什么美帝国主义啊，居留权而已，不是国籍。我一直在跟教授搞研究工作，他的课题总是能顺利地得到批准，整体的学术环境都很好。”

短暂的沉默之后，祁函长舒了一口气：“我没想到会在这碰到你，既然碰到了我就想把我的心结解开，我可能不会待太长时间，而且还